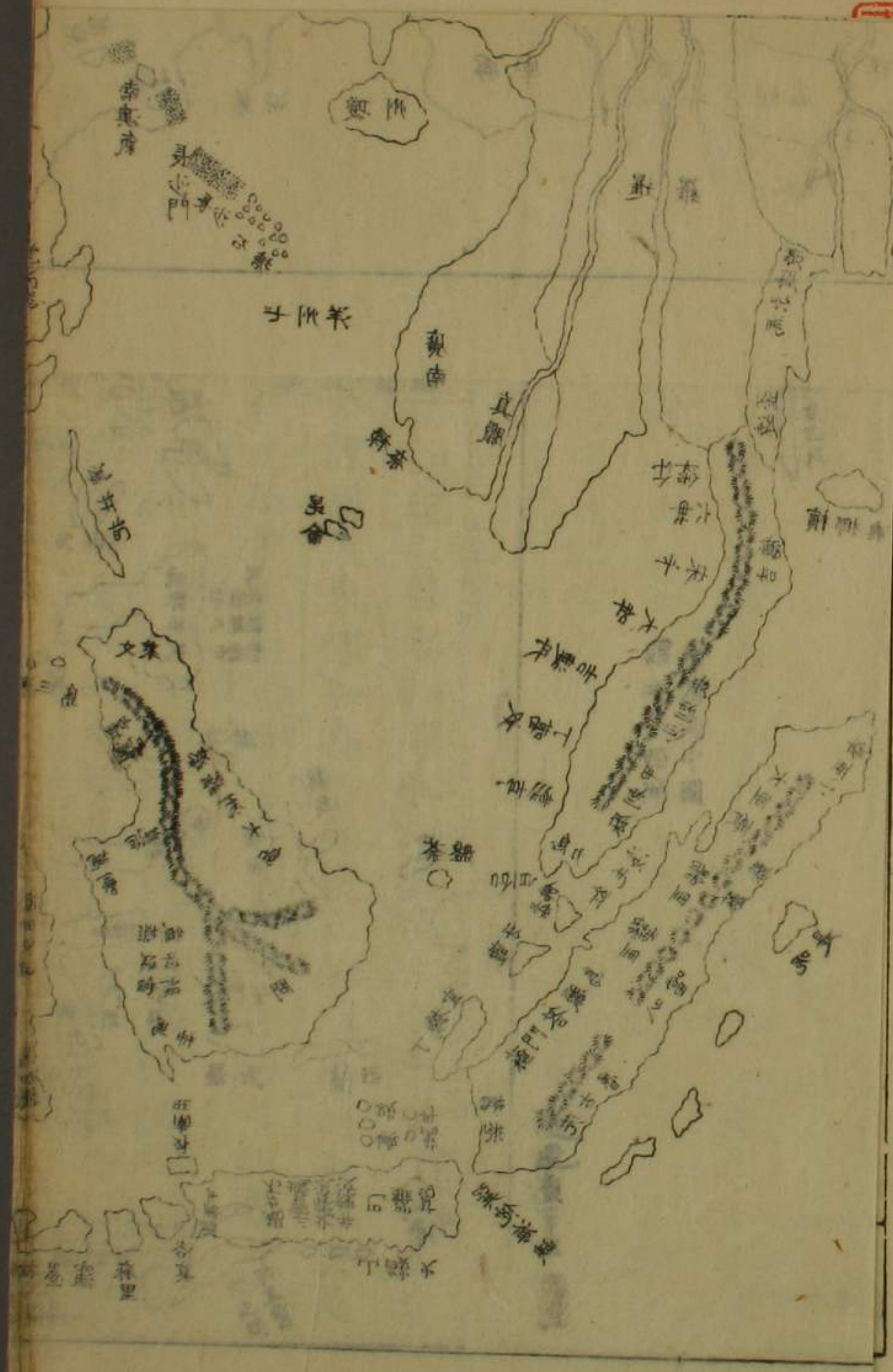


凡 2225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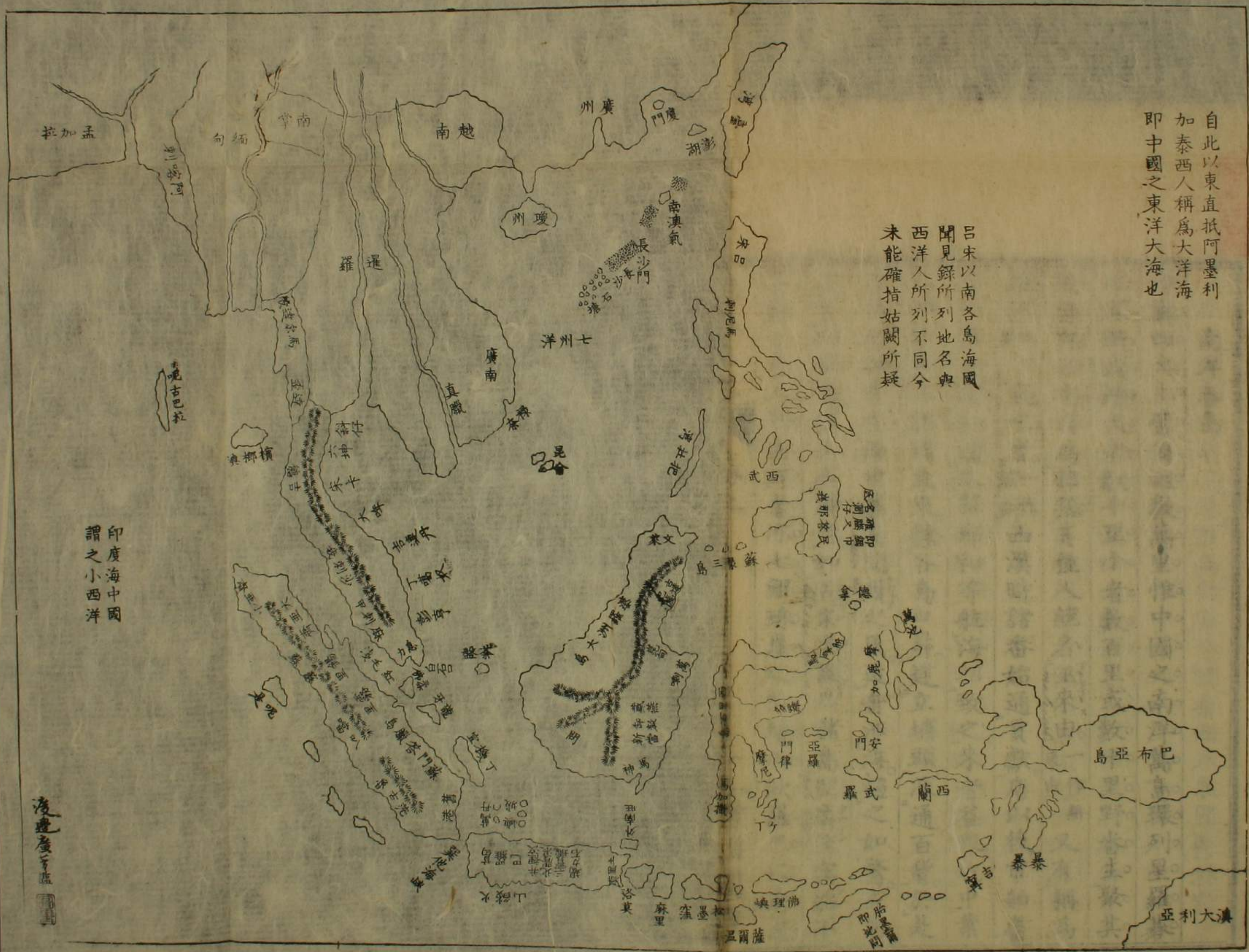
南洋各島圖





福建

福建



自此以東直抵阿墨利
加泰西人稱為大洋海
即中國之東洋大海也

呂宋以南各島海國
聞見錄所列地名與
西洋人所列不同今
未能確指姑闕所疑

印度海中國
謂之小西洋

後漢書

南
洋
海
國

西多東新大新出
西人附島大新出
東直附阿墨陸

未繪蘇林故關前錄
西新八洲區不同今
聞夏後前後各與
呂宋以南各島前



南洋各島

坤輿四大土皆周迴數萬里惟中國之南洋萬島環列星羅棋
布或斷或續大者數千里小者數百里或數十里野番生聚其
間榛狉相仍自為部落其種人統名巫來由一作無又有稱為
繞阿即爪武吃者一作吉西漢時諸番始通貢獻唐以後市舶廢
集於粵東明初遣太監鄭和等航海招致之來者益衆迨中葉
以後歐羅巴諸國東來據各島口岸建立埔頭流通百貨於是
諸島之物產充溢中華而閩廣之民造舟涉海趨之如鶩或竟
有買田娶婦留而不歸者如呂宋噶羅巴諸島閩廣流寓殆不
下數十萬人則南洋者亦七鯤珠崖之餘壤而歐羅巴之東道

流... 卷二... 計眉月...

主也

按南洋各島泰西人所繪圖最為審細而其說不甚詳譯寫地名亦多舛異歷考諸家雜說各有短長陳倫炯海國聞見錄得其大致而方向界址大半迷誤其所云水程更數亦多舛錯如德以至麻刺甲僅二三百里而陳錄云廈門至息力一百八十更至麻刺甲二百六十更大誤王大航海島逸志言噶羅巴事最詳彼僑寓其地者十餘年躬所履覽自不誣也其餘半涉影響惟謝清高海錄於暹羅諸屬國暨婆羅洲蘇門答臘兩大島縷悉言之確鑿可據蓋曾游覽其地者其餘各島則有乖有合此外史籍官書半由採輯僅可志其沿革不能據為典要今就泰西人原圖博採諸家

之說又詢之泰西人及廈門曾歷南洋之老舵師參互考訂約略言之不能保其必無舛午也

呂宋在臺灣鳳山縣沙馬崎之東南由廈門往水程七十二更北面高山一帶望若鋸齒俗名宰牛坑即呂宋之北境也地形似魚振尾南北約二千餘里西界濱海一帶多腴壤迤東山嶺錯雜林莽深阻有火峯時時地震山內野番黑面拳毛結茅寮衣樹皮與臺灣內山生番相似地本巫來由番國前明隆慶年間歐羅巴之西班牙國遣其臣味牙蘭駕巨艦東來行抵呂宋見其土廣而腴潛謀襲奪萬歷年間以數巨艦載兵偽為貨船餽番王黃金請地如牛皮大陳貨物王許之因剪牛皮相續

為四圍求地。稱是月納稅銀。番王已許之。不復校。遂築城立營。猝以炮火攻呂宋。殺番王滅其國。西班牙鎮以大酋。漸徙國人實其地。其國負東向西。有內中外三湖。各廣三百餘里。西人建城於外湖西海之濱。名曰龜豆。又於城之左角曰庚。逸異者。作炮臺以控扼之。建城之地。名馬尼刺。一作蠻人稱為小呂宋。而以西班牙本國為大呂宋。云。或謂西班牙本名呂宋。故以馬尼刺為小呂宋。殊不知西班牙之據此島。在萬曆年間。而洪武七年入貢。其國即名呂宋。馬尼刺帆本係客襲主名。及謂主借客名。蓋亦未考其緣起耳。插轉集百貨流通。埔頭之盛。甲於諸洋土。肥濕宜稻。產米最多。又產白糖。棉花。麻。煙草。加非。可可子。加非似扁豆。青黑色。炒而煮之。味苦。香似茶。西洋人用以代茶。或沃糖。酥飲之。可子亦果名。即藥料中訶子。西洋人亦以代茶。金珠。玳瑁。冰片。燕窩。海

參。烏木。紅木。○呂宋迤南大小十餘島。閩人稱之曰利仔友。曰

甘馬力。曰珥愛。曰惡黨。曰宿霧。曰緇霧烟。曰網中礁腦。一作蛟

又名潤。泰西人稱之曰撒馬。曰馬隣得。曰把拉灣。曰泥鄂巴。曰

尼末巴地。曰西武。曰馬塗。曰邦閑。曰多羅來地。曰民答那我。皆

巫來由土番族類。天時與呂宋相倣。中國商船由呂宋分往貿

易。所產鹿麋。牛皮筋脯。蘇木。烏木。降香。速香。黃蠟。燕窩。海參之

類。島番愚蠢。無蓄積。須中國布帛以蔽形。大半歸西班牙管轄。

海國聞見錄云。呂宋下接利仔友。水程十二更。至甘馬力二

十一更。至珥愛十更。至惡黨二十三更。至宿霧二十四更。至

網中礁腦五十八更。其圖附於四海總圖。以意為之。殊不足

據泰西人所繪圖。呂宋迤南大小凡十餘島。而其地名與聞見錄全不同。蓋以閩音譯番語。已多恍惚。而以漢字書番語。尤言人人殊。且歐羅巴人多隨意命名。不盡係各島本名。今就各島地名詳譯之。甘馬力似即馬隣得。班愛似即把拉灣。惡黨似即泥鄂巴。宿霧似即西武。貓務煙似即馬迤。最南一島較大。海國聞見錄稱為網巾礁腦。似即歐人所云民答那。我海島逸志稱為潤仔低者。究亦未知其是否也。

邵星巖大緯薄海番域錄云。明洪武七年。呂宋同瑣里諸國貢方物。萬曆四年天正四年助討逋賊有功。尋入貢。取道福建。先是華人販呂宋既夥。留居澗內。名歷冬。積至數萬人。慶長七年萬曆三十年有

妄男子張嶷。稱呂宋機易山生金豆。時礦務方殷。詔遣漳州

郡丞王時和偕嶷往勘。是時呂宋已為西班牙所據。原文誤為佛郎

西今更守土者乃西酋。時和至。酋陣兵。問山各有主。何得越

採。且金豆生何樹。時和不能答。酋自是疑華人。以兵圍而坑

之。死者二萬餘。僅餘三百人。華船遂絕迹。臺官奏劾。嶷坐誅

時和。悻死。慶長十年遣商船諭呂宋無生事。西酋亦悔前事。復厚遇華人。估帆稍稍復集。其後留者復成聚云。又海國聞見錄云。呂宋原係土番。今為是班牙即西據轄。漢人娶本地土番婦者。必入其教。土番善為蠱母。傳女而不傳子。如牛皮火腿咒法。縮小如沙。令人食而脹斃。又有蝦蟆魚蠱之類。彼

能咒解。從口躍出。晨鳴鐘為日。方許開市。午鳴鐘為夜。闔市
 寂閉。不敢往來。昏鳴鐘為日。燈燭輝煌如晝。夜半鳴鐘為夜。
 以閉市肆。晝夜各以三時辰為日為夜。日方午而禁夜。亦異
 俗也。又黃毅軒可呂宋紀畧云。呂宋為干絲蚘。一作干。
 蚘在海西北隅。地多產金銀。產於南北亞墨利加墨西哥本
 國與和蘭即荷勃蘭西即佛紅毛即英相鼎峙俗呼為宋仔。
 又曰實班牛。即西班牙轉音人之狀貌類中華。帽高角。衣狹袖。飲食
 器用畧同於和蘭。閩廣所用銀餅。肖其國王之貌而鑄者也。
 閩海之東南數千里。即呂宋在焉。東界萬瀾澗仔低大海。西
 界閩廣大海。南界蘇祿大海。北界萬水朝宗大海。計其地三

千里有奇。南北東西相去各千餘里。此不甚確。其地南北長而東西狹。土番
 戶口不下數十萬餘。金珠玳瑁冰片燕窩海參烏紅木魚鹽
 之利。甲於海外。前明時干絲蚘據其國。設巴禮院。即洋行禮
 拜之教。巴禮者。番僧也。洋教以瀛水為令。不祀先祖。所奉之
 神惟教祖而已。瀛水者。以巴禮王即洋教之尸。煎為脂膏。將奉
 教之時。令人自誓。其身為教祖所出。巴禮將脂水滴其頭。故
 曰瀛水。娶妻謂之牽手。親迎之日。教父即教以鍊環男女之
 頸。每七日至院乞巴禮改罪。日看彌卅。有女尼院。專司財賄。
 以供國用。其院封鎖甚嚴。男子絕跡。日用所需之物。壁上用
 轉斗傳進。女子有欲進院修行者。悉入焉。余按呂宋一島。在

閩海東南距臺灣不遠。地形風土俱相似。臺灣頃為荷蘭所據。鄭氏奪還。遂歸版籍。呂宋稍遠。西班牙以詭謀取之。倚為外府者數百年矣。陳黃兩書所記。大半皆洋教規。乃西班牙本國之俗。其以一晝夜為兩晝夜。相傳為防變而起。惟種蠱之說。泰西向無此事。當是土番舊俗耳。地近閩疆。漳泉兩郡之民。流寓其地者不下數萬。其例內地客民。每年輸丁票銀五六兩。方許居住。當臺灣未開之前。呂宋之米。時時接濟閩中。近廈門通商。呂宋之米復至。較之珍奇玩好。其為利益也大矣。

近年諸番來粵東者多聚於馬尼刺。米利堅佛郎西遣酋來

通市。其船皆會集於此。蓋其地為七洲洋之東。岨轉控北。行即入長沙頭門。而抵粵東。諸番倚為東道。之逆旅。薪水糧糧皆取辦於此。故近來小呂宋之繁盛。為南洋諸島之最。

又黃毅軒呂宋紀畧云。乾隆年間。西北海之英黎。即英吉利。猝造

用板船十餘。直溯呂宋。欲踞其地。化人巴禮納幣請解。英黎乃返。余按化人巴禮即洋教之師。泰西人皆奉洋教。每用其人以解紛。然英人之遽肯收兵。亦非信巴禮之說也。西班牙之有呂宋。已二百年。不特市舶流通。資為外府。而國勢之所託。儼然東西兩境。若為英人所奪。則千絲臘亡。其半矣。彼即中衰。究係西洋大國。命脈所關。勢且背城借一。英國雖強。

豈遽能滅此朝食。割土於重譯之外。延敵於門閭之間。非計也。故呂宋之不可奪。人亦明知之。特脇之以威力。待其哀請。而罷兵使之。畏我德。我不敢抗。我顏行。然後我之市舶東來。即以彼土為東道之主。而彼不敢靳。噶羅巴之已奪而復還。亦同此意。皆情勢之顯然可見者。

由呂宋正南視之。有大島踞於己方。曰西里百。一作失勒密士。

島分四支。如人臂股。汶港尤為奧曲。北一支曰馬拿多。一作茫。

東向兩支曰多羅。曰摩尼。南向一支曰馬加撒。一作茫。又

茫加。荷蘭於南北兩支各立埔頭。建砲臺。戍以兵。馬加撒土番

在巫來由中別一種類。稱曰燕吉。或作武。剛猛好武。技擊最精。

男女自童時即習之。一人持短刀。可敵數十人。每揚帆海上。海賊望而引避。聞其名無不辟易者。其種人散布諸島國。人皆重之。獲利則歸。養其親。舊本噶羅巴屬國。魁處馬甲撒山中。自稱管啞。如瓜亞之稱。巡攔不受荷蘭約束。與盟約為兄弟而已。又一種番名武敦。剛猛類。武吃氏居於馬甲撒之南諸島。物產與呂宋畧同。幼布海參最良。

按燕吉在島番中別一種類。泰西人稱為南海之傑。其人武勇。且知孝養。得此輩數萬。可以固圉。可以創霸。而惜其僻處荒島。無奇傑以為之倡也。果有其人。泰西諸國何遽能得志於南洋耶。

呂宋群島之西南婆羅洲之東北有小國曰蘇祿。接連三島。島俱渺小。而戶口頗繁。本巫來由番族。悍勇善鬪。民多習為海盜。西班牙既據呂宋。欲以蘇祿為屬國。蘇祿不從。西人以兵攻之。反為所敗。其海產明珠玳瑁。山產蘇木。荳蔻。降香。藤條。又產鸚鵡。戶口繁多。地磽瘠。食不足。糴於別島。廈門高船。時由呂宋往貿易。由厦至蘇祿。水程一百一十更。海國聞見錄謂蘇祿與吉里問。文萊共一七。係屬錯誤。今更正之。

薄海番域錄云。蘇祿分東西峒。有三王。明永樂十五年。東王巴都葛巴。以答刺。西王麻哈刺。吒葛刺。麻丁峒王。巴都葛巴刺。並率其屬三百餘人。來貢方物。各給印誥。封為王。東王

歸次德州卒。命葬以王禮。令其子都麻舍還國。留次妃葛本甯。次子安都祿等守墓。歲支米七十五石。天正萬曆中載其五世孫安守孫奏復之。我朝雍正六年。乾隆十三年遣使至閩貢方物。求內附。以其險遠。未之許也。余按蘇祿南洋小國。獨喁喁慕義。累世朝宗。當西班牙荷蘭虎視南洋。諸番國咸遭吞噬。蘇祿以拳石小島。奮力拒戰。數百年來。安然自保。殆番族之能自強者哉。

由呂宋西南視之。有大島居於午位。曰婆羅洲。一作淳泥。又其島周迴數千里。大山亘其中。曰息力。由東北而西南。山之西畔。極北曰文萊。一作極南曰吉里問。一作吉里門。又作吉山。東

文萊。一作極南曰吉里問。一作吉里門。又作吉山。東

畔極南曰馬神。一作馬辰與吉里間接壤。馬神之北曰新當。再北曰却教。再北曰戴燕。再北曰萬喇。一作萬瀾。又作萬。即又稱萬老高。再北曰崑甸。再北曰巴薩。極北曰古達。由古達逾山而西北。即文萊界矣。自古達至新當。舊皆馬神所屬。故諸書統稱馬神。而諸部之名。不著山之西。廣莫荒涼。其海濤瀾壯猛。多礁石。舟楫不能近岸。故土番南惟吉里。問北惟文萊。餘皆人迹不到之穢墟。即兩國亦貧甚。多駛船海中為盜。山之東。物產憤盈。海道通利。又產黃金銓石。攻礦之工所萃。故下戶殷盛。部落較多。諸番皆巫來由種類。沿溪築屋為居。身不離刀。精於標鎗。見血即斃。性喜銅鈺。器皿皆用銅。上衣曰沙郎。下衣曰水慢。貧者以布。富者用中國雜

色絲綢。裂條縫集為文采。俗從回教。七日禮拜。不食猪肉。巫來由皆

從回教。回教興於小西洋。之亞刺伯。故傳染於南洋。山中別有獠人。性兇頑喜殺。然不敢

出山肆擾。諸部舊多噶羅巴屬國。荷蘭船初到此洲。入馬神內

港。欲據其地。番畏炮火。避入深山。以毒草漬水上流。荷蘭受毒

狼狽去。後卒於海濱立埔頭四。曰八三。即巴薩曰本田。即崑甸曰萬

郎。即萬喇曰馬生。即馬神繁盛遠邈。噶羅巴。又海盜時時鈔掠。貿易

益微。息力大山。金礦極王。別有銓山。產銓石。銓石即金剛石。俗

名金剛鑽。有五色金黑紅者為貴。歐羅巴人以為至寶。大如碁

子者值數萬金。細碎者釘磁之工用之。近年粵之嘉應州人入

內山開礦。屯聚日多。遂成土著。初娶獠女為婦。巫來由女。不嫁唐人。生齒

九 討眉月

漸繁乃自相婚配近已逾數萬人擇長老為公司理事謂之客長或一年或二年更易丁口稅銀由客長輸荷蘭洋船登頭金船稅也亦荷蘭征收番酋聽荷蘭給發不敢私征每歲廣潮二府有數船入港貿易獲利甚厚諸國土產金與銓石之外鉛錫水片豆蔻胡椒海參燕窩玳瑁翠羽烏木檀香藤條由廈門往文萊取道呂宋往吉里問馬神者取道七洲洋由茶盤轉而東向薄海番域錄云婆羅一名文萊負山面海俗素食念佛禁食猪肉犯者論死有東西二王應永三年永樂四年各遣使來朝相傳國王閩人隨鄭和往因留鎮焉王府旁有漢字碑番人嫁娶請王金印印背印篆文獸形云是永樂間賜王髡髮裹金繡巾

腰插雙劍步行親屬稱班奇蘭嚴重亞於王國有木石二城因長腰黃築岬禦潮拆石城以為塘止存木城云又云吉里地即吉里問滿山皆旃檀至伐為薪田肥宜穀氣候苦熱午必俛首向水坐差可避瘴男女斷髮短衫俗以立為尊不知年歲無文字以石片記事滿千石則總於繩為一結訟者兩造各牽羊曲者沒之蓋猶有結繩束矢之風焉又明史淳泥古無考此淳泥當是馬神宋太宗時始通中國洪武三年遣使自泉州往閱半年始抵其國時其國為蘇祿所侵頗衰耗又素屬閩婆即噶羅巴閩婆人間之其王意頗中阻使者諭以閩婆久臣服中國爾畏閩婆及不畏中國耶乃遣使奉表進貢洪武八年

年命其國山川附祭福建山川之次。應永三年入貢封為國王。賜印勅其王率祀及子女弟妹陪臣泛海來朝。十月王卒於館舍。帝哀悼賜祭葬。謚曰恭順。其子襲封。定為三年一貢。又乞封其國之後山。即息力大山。勅封為常甯鎮國之山。御製碑文勒其上。洪熙後貢使漸稀云。又謝清高海錄云。古達。息力。大山。西北一國也。王居埔頭。有荷蘭人鎮守。由埔頭買小舟。沿西北海順風約一日到山狗王。地名。為粵人貿易耕種之所。由此登陸。東南行一日到三畫。又名打喇鹿。其山多金。內山有名喇喇者。有名息邦者。又有烏落新泥黎各名。皆產金。而息邦所產為佳。巴薩在古達南。沿海順風約日餘可到。地不

產金。華人居此者。惟事耕種。所轄松柏港。產沙藤極佳。亦有荷蘭人鎮守。崑甸有巴薩南。沿海順風約日餘可到。海口有荷蘭人鎮守。買小舟入內港。行五里許。分為南北二河。國王都其中。由北河東北行約一日。至萬喇港口。萬喇水自東南來會之。又行一日至東萬力。其東北數十里。為沙喇蠻。皆華人淘金之所。萬喇在崑甸東山中。由崑甸北河入萬喇港口。舟行八九日可至。山多鑽石。亦有荷蘭人鎮守。戴燕在崑甸南。由崑甸南河溯流而上。約七八日。至雙文肚。即戴燕境。又行數日。至國都。乾隆末。粵人吳元盛刺殺番酋。國人奉以為主。元盛死。子幼。妻讓其位。至今猶存。却教在戴燕南。由戴燕

逆流而上約七八日可至。新當在却教南。由內河行約五六
 日程。馬神在極南。由崑甸沿海順風行。五六日可至。疆域較
 大。產鑽石。金。藤席。香木。豆蔻。海參。佳紋席。猩猩。有荷蘭人鎮
 守。蔣里悶即吉里問在馬神西。順風約二日可到。疆域稍狹。土產
 與隣國同。文來即文萊在極北界。幅員甚長。中多亂山。絕無居
 人。土番亦無來由。種類喜中國布帛。土產燕窩。冰片。沙藤。胡
 椒。云云。余按婆羅洲為南洋第一。大島。西洋人稱為蠟尼阿。
 即淳泥之轉音。天智二年唐高宗總章二年入貢。謂之婆羅國。宋太宗
 太平興國年間入貢。謂之淳泥國。明初入貢。又分吉里地悶
 文萊。淳泥等國。蓋淳泥為此島總名。宋明之稱淳泥者乃馬

神疆域較大力。能駕諸部之上。故以全島之名為國名。猶大
 亞齊之獨稱蘇門答臘耳。陳資齊海國聞見錄。謂息力大山
 踞其中。外吉里問。文萊。朱葛焦喇。馬神。蘇祿五國。環而居之。
 今考蘇祿在馬神東北。乃海中三小島。與此土不連。朱葛焦
 喇。別書不見其名。惟王柳谷海島逸志云。荷蘭所推甲必丹。
 見噶羅。有大雷珍蘭武直迷。朱葛焦諸稱呼。似陳錄所云。誤
 以官名為國名矣。又陳錄謂吉里問在文萊之北。與諸書皆
 不合。自是舛誤。海島逸志云。由噶羅巴往馬神。道經吉里門。
南往馬神而路經吉里門。其在馬神之西可知。謝清高海錄。紀此洲最詳。惟歷數諸
 國。俱云某國在某國東南。揆之西洋圖。地形方向尚有舛誤。

瀛海志略 卷二 十一 巽山閣

今據圖稍更正之。荷蘭人於南洋各島。遍設埔頭。諸番皆奉命惟謹。馬神獨能毒流退師。可云鋒佼。然卒為西人所制。番族固無遠謀也。息力大山。夙稱金穴。近年粵東流寓。幾於成邑。成都。倘有虬髯其人者。割定而墾拓之。亦海外之一奇歟。由廈門趨七洲洋。用未針。指西南。過昆侖。越茶盤。歷水程二百八十更。而抵噶羅巴。或作噶刺巴。又稱咬雷。噶羅巴者。南洋大島。西界與蘇門答臘隔一海港。峽口曰巽他。峽兩岸即為泰西諸國。東來必用之路。其國東西橫亘約千餘里。背負南海。以火巖山為屏障。左曰萬丹。即古闌婆地。右曰井裏汶。其北兩山夾峙如巷。曰狹內。狹南諸嶼羅列。有王嶼。夾板嶼。鼎馬嶼。白嶼。草嶼等。

名謂之莫城。歷莫城而抵其國。門戶重疊。形勢甚壯。舊本繞阿番部。或稱瓜亞。又作瓜鴉。又作耀亞。皆繞阿之轉音。乃由瓜亞之轉音。元史稱過哇。明史稱瓜哇。哇即亞之轉音。過瓜又瓜音也。其王稱巡欄。居於山中。地名覽內。各部之渠稱史丹。王官有雙柄伽頭。山海美色。葛內外淡板。公杯突。公勃壠。諸名目。史丹官屬。有把智淡板。公把低等名。自古為南洋名國。附近諸番島半歸統轄。前明中葉。荷蘭兵船避風入巴地。見其土地雄闊。可建城地。乃入萬丹。餌以卑辭厚幣。借海岸片土修船。又以設立木柵。蔽內外為請。繞阿貪利從之。遂釐破萬丹。并取巴地。繞阿震懼不敢爭。荷蘭與盟約。每歲納租銀。其沿海一帶之地。并歸荷蘭統轄。巴王由是為荷蘭所制。惟命是從。王死。王子非荷。

蘭命不得立。除授官職。亦聽命於荷蘭。荷蘭鎮以大酋於海口。建城邑。設市廛。街衢方廣。貨物充牣。閩廣之海船大小。西洋之夾板。每歲往來以千百計。遂為南洋第一都會。其地當赤道之南。炎熱異常。隆冬如內地。初夏花木四時相續。春雨秋旱。歲止一收。而土田肥沃。米價極賤。閩廣之民流寓其地者以數萬計。荷蘭擇其賢能者為甲必丹。歐羅巴官名。如中國州縣之類。專理華人詞訟。近年因華人把持行市。禁新到唐人不准留住。諸洋番稱中國為唐人。猶西北諸部之稱漢人其部落井裏汶之東南為北膠浪。北膠浪之東北有大埔頭。曰三寶壠。商船萃集之地。富盛又亞巴城。再東為刺力石。又極東臨海為士里莫。東北臨海為外南旺。巴城以西之萬丹。

古稱閩婆國。荷蘭據其濱海之地。立埔頭。繁盛亞於三寶壠。巴地所產者米穀白糖。加非燕窩。近年學種閩茶。味頗不惡。但不甚多。附近諸番島以噶羅巴為總匯之地。貨物畢萃於斯。

天下郡國利病書云瓜哇國。即噶羅巴古訶陵也。一曰關婆又名

莆家龍。在真臘之南海中洲上。其屬國有蘇吉丹。打板打網底等國。即史丹浚板公把低之訛誤。以官名為國名。有文字。知星歷。宋元嘉九年。

始通中國。後絕。至唐貞觀二十一年。與墮和羅墮婆登皆遣使入貢。天寶中自關婆遷於婆露伽斯城。正解五年入貢。

元時始稱瓜哇。世祖大舉兵征之不克。後命將史弼破其國。擒酋長以歸。尋放還。明洪武二年。遣行人吳用錫以璽書隨

入貢封其王昔里八達刺為國王。三佛齊即舊港其屬國也。
天授元年八月二月令三佛齊瓜哇山川之神附祭於廣東山川之次
 後分為東西二國。德水永樂年間並遣使朝貢東王尋為西王所
 滅。天順四年復入貢自是不可考云云。按噶羅巴為南洋大
 國。劉宋時即通中土。西包三佛齊東括數十番部。筐篚迭貢
 儼然海外雄藩。乃一旦為荷蘭所結門庭。戶牖悉滋。他族奄
 然踰伏。幾於陳蔡不羨。彼西人炮火之威。抵禦固非易易。然
 馬辰以毒流獲全。蘇祿以血戰自保。而噶羅巴乃獨以貪餌
 釀禍。繞阿素點竟智出兩部下乎。荷蘭據巴國海口。年月不
 可考。大約在明之中葉。自是粵海無瓜哇片帆矣。鯨鯢既已

橫絕。鯨鯢無效。順之路可哀也。夫
 海島逸志云。噶刺巴海中澤國。由廈門往。水程二百八十更。
 四季皆如夏候。炎風暴厲。觸之生疾。河水甘涼。浴之卻病。米
 價平賤。人民富庶。貨物皆各處屬國輻輳。以赴貿易者。非巴
 中所產也。地本瓜亞之國。和蘭即荷所居邊海之地。十不得
 一。瓜亞之人。數百倍於和蘭。俗尚質樸。人愚蠢。性柔怯。畏懼
 和蘭。聞其名則合掌。主僕之分最嚴。見主人必屈膝合掌。名
 曰占巴。春雨後田水平滿。拋種於田。不煩耘鋤。自然暢茂。米
 價極賤。其米粒長而嫵。內地不及也。家計生產。皆婦人主之。
 生女為貴。贅壻於室。生男則出贅於人。室如亭。四面開窗。無

瀛海志 卷二 十一 計眉月載

椅榻席地而坐。地皆鋪席。施帷幄。男女盤膝雜坐。見客以握手為禮。俗重檳榔。客至則捧以為敬。食不設箸。以手掬之。啖牛肉。不食猪犬。女子不施脂粉。不簪花。衣無領。裙而不袴。男子則衣有領。鬢簪花。身有袴。百花四季不凋。百果相續不絕。味皆美於閩廣。蔬菜價倍於雞鶩。綠米價賤。人不肯竭力灌園也。巴國以風為鬼。以水為藥。凡感冒風熱。浴於河則愈。產婦及小兒出痘。皆浴於河。雖盛暑不敢露體。扇風臥必密室。施帷幙。少冒風則病立作。所以窓戶皆用玻璃。取不透風而光亮也。以上皆言巴國土俗自明初迄今四百餘載。閩廣之人留寓者生齒日繁。富商大賈。獲利無窮。因納賄和蘭。求其推舉為甲

必丹。華人角口鬪毆。皆質之甲必丹。長揖不跪。自稱晚生。是非曲直。無不立斷。至犯大罪。拜嫁娶生死。皆申報和蘭。水旱來往。皆給與文憑。使不得濫相出入。人命惟重。見證見證必斬雞發誓。方敢花押定案。所以殺人往往無償。無敢作見證故也。巴城地勢平坦。人居稠密。出覽光城市也皆為園地。而和蘭園林相接。聯絡數十里。其中樓閣亭臺橋梁花榭。曲盡精巧。每七日一禮拜。於已刻入寺。講經念咒。拱聽者或低首垂淚。似能感發人心也者。約半時許散去。是日不理事。入園林遊賞。盡一日之歡云。此言荷蘭制度風俗○三寶壠一作三巴郎巴國所屬之區。百貨所聚。賈帆湊集。甲於東南諸洲。北膠浪管森其左

右翼也。嘑咿咿其倉廩也。堤埭二胞繆其門戶也。所轄上下數百里。土田肥沃。人民殷富。為諸邦之冠。天氣清涼。人少疾病。遠勝巴國。米價尤賤。市無饑者。風俗質樸。道不拾遺。夜不閉戶。和蘭有官駐守。職名鵝蠻律。又有杯突大寫財副新蟻。咄噠等屬。分司各事。凡推華人為甲必丹。必申詳其祖家。巴中甲必丹。權分而利不專。三寶壠甲必丹。則利權獨擅。煮海為鹽。大田為租。皆甲必丹有也。故得膺其職者。則富逾百萬矣。禮拜寺有高樓。鐘聲四達。丑未之初為一點鐘。至十二點而止。未正丑正為二點鐘。則家家閉戶而卧。路無行人。是一日如兩日。一世如兩世矣。此与呂宋同俗。或泰西本有此俗也。○北膠浪巴國

東南之區。面山背海。列屋而居。南北限以柵。華人萃處其中。俗呼為八芝蘭。番言街衢厦屋連延。危樓高聳。西向者為甲必丹第。有園數畝。樹木亭沼幽雅特絕。迤北有澤海真人祠。柵門外為泊面。番言稅館徵往來之稅。隨河而北約半里為外泊面。警查偷漏。又四五里達於海口。舟楫往來。必具香楮拜禱。浪中有和蘭官杯突駐守。有城有兵。城與八芝蘭隔一河。城之南園林深邃。傑閣巍峩者。杯突居焉。浪中為巴國山僻之地。景色天然。不假修飾。夕陽在山。漁歌互答。有似楚江音節。河水不深不淺。菱芡縱橫。彷彿蘇杭景象。俯仰之間。皆足以遊目騁懷者也。○萬丹古稱閩婆國。在巴國之西。亞所居地方。

寬廣。土田肥沃。貨物繁多。人皆富裕。所產佳絨。席。幼席。為南洋最。和蘭據海邊。招集諸夷。往來交易。納其租稅。史丹_{之亞}處於山中。居第極壯麗。第外築一小城。和蘭官十二人。兵百人居之。名曰護衛史丹。實鈐禁之。史丹歿。其子非和蘭命。不得立也。爪亞四處散處。雖有國主。惟知畏和蘭而已。○噶羅巴漳泉之人最多。有數世不田中華者。語番語。衣番衣。食番食。讀番書。不屑為爪亞。而自號曰息空。_{南字}其寄居未久。及時往來者。服食語言仍華俗。和蘭專設甲必丹。以理華民。為甲必丹者。皆漳泉人。或以此致富。則滿載歸來。不復往。漳人陳曠代其堂兄映為三寶壠甲必丹。番官淡板公往候之。隊

馬數百。整肅而來。至柵門外。則下馬。入門則膝行而前。曠危坐。俟其至。乃少欠身。爪亞之敬畏和蘭如此。_{王柳谷居噶羅}

必丹某之家。巴國境內。將歷殆遍。故言巴事最為詳覈。今摘錄數則於此。

按海南饒沃之土。以噶羅巴為最。荷蘭以詭謀取之。遂致富強。明季甲板四出。侵擾閩浙。實倚巴地為巢穴也。其後漸以培克為事。華人販鬻其地者。許置貨。不許攜銀。貨又產於別島。不能時至。華船守候過時。歸途多遭颶颺。以此咸懷怨咨。_{嘉慶年間。荷蘭王為佛郎西拿破命所逼。走死荒野。國為佛郎西所并。英吉利恐佛人之兼有巴地也。嘉慶十四年秋。以舟師逼巴城。荷蘭酋堅守不下。逾年復往。以天炮環攻。荷蘭}

西遁去。地遂為英所有。除荷蘭苛法。商旅便之。一時轟傳。荷蘭為英吉利所滅。即此事也。後數年。拿破侖敗。荷蘭復國。其王以昇禮厚幣。請於英。英復以巴地還昇之。然英船視巴地為東道主。荷蘭不敢近也。

噶羅巴。迤東諸島。接連由東南而東北。士里莫之東曰洛莫。一

泊。洛莫之東曰麻里。一作巴里。又作貓。又作麻黎。洛莫差大。麻里亞之。兩島

土。腴宜。稻平疇。萬頃。產米最多。麻里之東曰松墨窪。一一作遜。島

形。槎牙。港灣環曲。地差大於洛莫。松墨窪之東南曰薩爾溫。一

檀香地如松墨窪之半。薩爾溫之東北曰佛理嶼。一一作弗。羅力士。東西

狹長。地倍於薩爾溫。佛理嶼之東。有六小島。接連相望。六小島

之南。有大島曰池問。一作知汶。又作地。池問。譯言東也。地倍於

佛理嶼。東畔有蒲蘭牙埔頭。西畔為荷蘭埔頭。曰古邦。以上諸

島。皆與噶羅巴東西。平列。纍纍相望。由池問而北。隔海面數百

里。曰武羅。一作木魯。係荷蘭埔頭。地如池問。三之一。人戶甚稀。亦無

物產。武羅之東曰西蘭。一作西。地倍武羅。野番不解耕作。食沙

穀米。沙穀米。非穀也。番島有此種樹。其枝條。搗碎。浸水中。樹

粟米。煮粥。味淡。而滑。似倉中。陳武羅西蘭之直北。有大島曰摩

鹿加。一作美。洛居。又作馬路。古。荷蘭所屬。地形如人臂股。與西

里百相似。物產頗豐。摩鹿加之西南曰安門。一作安汶。荷蘭大酋所

駐。統轄群島。海口設炮臺。東北曰萬他。有火山。多地震。摩鹿加

之西有小嶼曰德拿其地天時和煦園林極佳惟火山一發遍地皆灰燼西蘭之東南有吉甯暴諸島摩鹿加之西南有亞羅地門律兩島皆野番所居不屬荷蘭大抵自洛莫至也問一帶舊皆噶羅巴屬島迤北諸島亦有歸噶羅巴統轄者自噶羅巴受制於荷蘭諸島半屬荷蘭埔頭其人皆巫來由亦有野番野番面黑色或毛髮螺拳醜惡如夜叉又或深目高準口闊至耳男女皆穿耳而大其孔瑱以杙所產者胡椒燕窩海參魚翅海菜玉果藤條蘇木玳瑁鶴頂紅龍涎香丁香木香豆蔻血竭之類

考泰西人書諸島之外尚有提讀義羅羅巴治安等名與王

志謝錄所云各島地名多不同大半皆噶羅巴舊屬爾時南洋東畔無顯國獨噶羅巴早通中土其聲名足以自耀又疆宇恢闊市舶通行諸島之影附響臻亦勢所必然自噶羅巴遭荷蘭禁錮號令不行於四境諸島亦隨風而靡半為荷蘭役屬大者且不能抗况於培嶼之瑣瑣永祿當前明隆慶年間葡萄牙船初抵摩鹿加之德拿與西班牙船適相值爭此群島互相攻擊至泰昌年間荷蘭以兵船逐兩國遂專擅摩鹿加群島之利然所售之丁香豆蔻等物不足補防守之費又禁絕他國貨船不准入口故獲利甚微而群島亦終古荒僻也

摩鹿加之東南有大島曰巴布亞又名那吉尼形如昂首之龜幅員亞於婆羅洲其地自古未通別土草木蒙翳深昧不測野番從林中跳出黑面拳毛見人則攫而裂之爭啖其肉別有一種似巫來由者稍通人性道光十三年荷蘭人初開海道調兵防守商船偶有至者物產未詳

按巴布亞為東南洋極大之島荒穢與澳大利亞同即新荷蘭既失澳大利亞又復經營此島蓋亦不得已而思其次也由七洲洋過昆侖越真臘之爛泥尾趨暹羅內海之西岸地形如股由西北伸於東南中有連山如脊山之東有小國七極北界暹羅者曰斜仔一作坤一作六崑再南為宋卡一作宋脚再南

為大呼一作大年再南為吉連丹一作吉蘭丹再南為丁噶奴一作丁加奴皆暹羅屬國極南為彭亨俱由小真巽向西分往自廈門往水程一百五十更不等諸國皆巫來由番族裸體挾刃下圍幅幔所產者黃金鉛錫翠毛燕窩海參藤條冰片惟丁噶奴胡椒最良貿易難容多艘閩廣販洋之船時有至者

通考四裔門云坤仔即斜在西南海中男子服短衣布幔跣足持刀女子穿花色衣被絲幔曳淺拖鞵土產燕窩番錫象牙綿花距廈門水程一百八十更六崑坤即六與坤仔接壤風俗物產相同又謝清高海錄云宋卡一作宋脚閩音謂脚或作宋腊勝在暹羅南由暹羅陸路則十七八日水路則東南

順風五六日。以可到疆域數百里。土番名巫來由。俗不食猪。與回回同。鬚止。留下頷。出入懷短刀自衛。男多贅於女家。俗以生女為喜。為可以贅婿。養老也。分資財男女各半。死無棺槨。葬柳樹下。不墓不祭。王傳位必以嫡子。庶子不得立。君臣之分甚嚴。王雖無道。無敢覬覦者。婦人穿衣褲。男子唯穿短褲。裸其上。有事則用寬幅布縫兩端。襲於右肩。名沙郎。民見王及官長。俯而進。至前。躡踞合掌於額。立而言。平等相見。唯合掌於額。山多古木。產孔雀。翡翠。瑇瑁。象牙。胡椒。檳榔。椰子。銀鐵。沈降。速伽。楠。諸香。海參。魚翅。歲貢於暹羅。大呢。即大在宋卡。東南陸路五六日。水路順風。一日夜可到。連山相屬。疆

域亦數百里。風俗土產。與宋卡畧同。海艘所泊處。謂之淡水港。其山多金。產金處名阿羅帥。中華人多往淘金。國屬暹羅。歲貢金三十斤。吉蘭丹。即吉連丹。在大呢東南。由大呢沿海順風約日餘可到。疆域風俗土產畧同。大呢亦無來由。種類為暹羅屬國。王居在埔頭。埔頭洋船灣泊處也。種笏竹為城。加以木板。僅一門。民居環竹外。王及官長俱席地而坐。裸體跣足。無異居民。出則有勇壯數十擁護而行。各持標鎗。見者咸躡身合掌。王過然後起。王日坐堂。酋長咸入朝環坐。有爭訟者。皆持燭一對。俯捧而進。王見燭則問何事。訟者陳訴。命傳所訟者進質。王決以片言無敢不遵者。如是非難辨。則令沒水。

令兩造出外遇道路童子各執一人。至水旁延番僧誦咒。以一竹竿令兩童各執一端。同沒水中。先浮起者為曲。又有探油鍋法。盛熱油滿鍋。取一鐵塊投鍋中。番僧誦咒。令兩造探而出之。曲者手爛。直者手不傷。居民皆奉佛甚虔。土番居埔頭者。多操小舟捕魚。早出暮歸。居山中者。或耕種。或樵採。唯剝大樹皮。圍其下體。無屋宇。穴居巢處。土番俱善標鎗。能擲殺人於數十步外。爭訟有不能決者。常自請於王。願互用標鎗。死無悔。王亦聽之。但酌令理直者先標。不中則聽彼反標。顧鮮有不中者。凡獻餽食物。皆以銅盤盛之。戴於首而進。飲食不用箸。以右手搏取。重右輕左。若以左手取食物相遺。則怒為大不敬云。其地有雙戈呀喇頂等處。皆產金。中國每歲至此者數百人。閩人多居埔頭。販賣貨

物。種植胡椒。粵人多居山頂。淘取金沙。納稅按船大小。大者洋銀五六百枚。小者二三百枚。謂之登頭金。其釀酒。販鴉片。開賭場。稅亦特重。賭賬追比最力。各國多如此。食鴉片則吉蘭丹為甚。其土產唯檳榔。胡椒為多。以金三十斤為暹羅歲貢。按此篇言巫來由土俗。丁加羅。即丁在吉蘭丹東南。由吉最詳。故錄之以例其餘。蘭丹沿海約日餘可到。疆域風俗與上數國畧同。而富強過之。各國俱喜養象。丁加羅尤甚。聞山中有象。先以木柵圍之。由遠而近。俟其饑困。然後用馴象勾致之。土產胡椒。檳榔。椰子。沙藤。冰片。燕窩。海參。油魚。鮑魚。帶子。蛤類似。江瑤柱。紫菜。孔雀。翡翠。速降。伽南。諸香。胡椒最佳。甲於諸番。歲貢暹羅。安南。及據

噶羅巴之荷蘭彭亨在丁加羅南由丁加羅陸路約二日可到疆域風俗民情均與上數國同亦產金而麻姑所產為最土產胡椒水片沙穀米由彭亨東南行約日餘復轉西入白石口順東南風約日餘則到舊柔佛又薄海番域錄云彭亨一名彭坑土沃候温宜稼饒蔬果俗尚佛殺人血祭明洪武中貢方物余按明初入貢諸國有彭亨之名而丁噶奴以北六國無聞或因夙事暹羅荒服附庸不能自達於中朝耳真臘盛時常并有馮密富那迦諸國當即斜仔至彭亨一帶其人裸體與真臘同俗蓋皆狼狽裸國之種類也

過昆侖入白石口轉而西北即彭亨至斜仔一山之背地形如

帶與蘇門答臘相對彭亨之南當地盡處峇衍成內港有地曰息力一作實力一作息辣舊名柔佛英人名為新嘉坡嘉慶二十三年英吉利有之其地當南洋小西洋之衝為諸海國之中市英人免稅以聚商船西洋夾板每歲來者以數百計閩與販洋之船南洋諸國之船亦時至帆檣林立東西之貨畢萃為南洋西畔第一埔頭每年交易之貨價數千餘萬圓英人築樓館以居戶口無多閩廣流寓萬餘人巫來由土人與燕吉客民居於海濱由息力循海岸而西北約三百餘里曰麻刺甲即滿刺加本暹羅屬國前明時葡萄牙據之旋為荷蘭所奪嘉慶年間地歸英吉利立為埔頭繁盛不如息力麻刺甲西北海

中有島曰檳榔嶼。英人稱內有高峯。山水清勝。居民五萬四千。
 閩廣人居五分之一。亦歸英吉利管轄。英有大酋駐息力。總理
 三埠貿易之事。息力。麻刺。甲。檳榔嶼。三埠所產者。金。銀。鉛。錫。犀角。象牙。胡
 椒。玉果。降香。蘇木。燕窩。翠毛。佳紋席之類。廈門至息力。水程一
 百七十更。息力至麻喇甲。七更。由麻喇甲過紅毛淺。有國曰沙
 刺我。亦巫來由番部。山中皆獠人。裸體跣足。與巫來由不相為
 婚。沙刺我之西北曰吉德。亦多。計連。後山。與宋卡。毘連。土產亦相類。
 閩粵商船。間有至此。兩國貿易者。過此則緬甸南界。接連印度
 諸部。稱為小西洋。內地舟楫。不能往矣。

明史柔佛近彭亨。一名烏丁礁林。萬歷間。其酋好構兵。鄰國

丁機宜彭亨。屢被其患。華人販他國者。其人多就之貿易。時
 或邀至其國。國中覆茅為屋。列木為城。環以池。無事通商於
 外。有警召募為兵。稱強國焉。字用芟葦葉。以刀刺之。見星方
 食。歲序以四月為首。死者皆火葬。產犀。象。玳瑁。片腦。沒藥。血
 竭之類。又謝清高海錄云。舊柔佛在彭亨之後。陸路約四五
 日可到。疆域亦數百里。風俗與彭亨等國畧同。為巫來由種
 類。本柔佛舊都。後柔佛土番徙於別島。故名舊柔佛。寬政。嘉慶年
 間。英吉利以此為海道。四達之區。墾闢土地。招集商民。薄其
 賦稅。數年來。海船輻輳。樓閣連亘。遂為勝地。番人稱其地為
 息辣。閩人謂之新州府。亦或作新嘉坡。土產胡椒。檳榔。膏

沙藤紫菜。檳榔膏。即甘瀝。可入藥云云。余按息力。舊本荒僻。小番部。無足輕重。自英吉利創設埔頭。遂為東西扼要之地。英船東來。至息力。如歸故土。行李之乏困。咸取辦於此。近年中國盛傳新奇坡。意其為廣土。衆民洋洋大國。而不知固海濱一塵也。○又天下郡國利病書云。滿刺加國。古哥羅富沙也。漢時常通中國。後為暹羅所羈屬。其國傍海。山孤人少。受役屬於暹羅。每歲輸金為稅。明永樂三年。遣使入貢。十年命大監鄭和等。統官兵二萬七千餘人。駕海船四十八艘。往諸番島。開讀賞賜。封西利八兒達刺為國王。九年七月。嗣王拜里迷蘇刺。率其妻子陪臣九百四十人。來朝京師。厚加賞賜。

遣歸。嗣後朝貢不絕云云。按滿刺加。即麻喇甲。本暹羅屬國。

明初。其王率妻子陪臣。傾國來朝。慕義可謂至矣。後為葡荷兩國所據。今為英吉利埔頭。其或僅據海口。如瓜哇之拳。蟄抑竟。瑣尾流離。如柔佛之他徙。不可得而知也。

息力之南。噶羅巴之西。有大島橫亘西南。曰蘇門答臘。一稱長約二千餘里。中有大山綿亘。曰萬古屢。迤東窪下。海潮侵漲。林莽穢雜。道路難通。迤西平坦。有大河縈帶。地產沙穀米。沙藤。胡椒。檳榔。血竭。冰片。安息香。山產黃金。銅鐵。硫磺。河產金沙。海產龍涎香。獸多水馬。狒狒。熊虎。木多椰子。處處成林。部落之大者。曰大亞齊。在此島北面之西界。西洋人稱為亞珍。唐宋以來朝。

貢中國封蘇門答臘國王者即此國也。大亞齊之東曰錫里。再東曰雷里。與息力隔海相對。大亞齊西盡海轉而至島之南面。曰小亞齊。小亞齊迤東曰蘇蘇。再東曰噶。再東曰芒古魯。即古屢。或作芒古魯之東盡海轉而北入峽口。峽之兩岸曰舊港。南勃利。本名三佛齊。王居峽西。此東界部落之大者。出峽口而西北。又至島之北面海中。別一嶼曰崗甲。再西北別一嶼曰龍牙。龍牙之西。即新柔佛。與雷里又相望矣。諸部皆巫來由番族。荷蘭英吉利分據海口。各立埔頭。近年英吉利以此島埔頭易麻刺甲。遂全歸於荷蘭。其大埔頭在南界者曰巴唐。即在東北界者曰巴隣。傍巴隣。傍即舊港之西岸。東岸為噶羅巴之西界。峽口

闊止數十里。名曰巽他。歐羅巴諸國東來必取道於此。是為南洋之總門戶。若由麻刺甲息力轉折而來則間道也。○崗甲嶼又名丁機宜。產鉛錫最多。荷蘭設官權稅。閩廣販洋之船時往貿易。又巴唐之西南有小島曰呢士。一作亞尼。亦產鉛錫。大亞齊西北海中。有孤島曰尼古巴拉。野番所居。以椰子魚為糧。不穀食。天下郡國利病書云。蘇門答臘。或稱須。古大食也。宋初與占城通貢南唐。遂達於宋。淳化四年。船主蒲希密獻方物。後與賓童龍國來朝。自是入貢不絕。尋分部領勿斯離。疑即錫里。琴羅巴。跋布。疑即那姑兒。疑即芒古魯。等國。洪武年間。蘇門答臘入貢。永樂三年。酋長宰奴里阿必丁。隨中官尹慶朝貢。封為

蘇門答臘國王宣德三年復來貢。十八年復請封其子為王。初大監鄭和奉使至蘇門答臘。偽王蘇幹刺方謀奪王位。怨使臣賜不及已。邀擊官軍。和擊敗之。追至南勃利國即古魯。其妻子俘之以歸。應永十二年永樂十三年。斬於行在。諸番震服。蘇門答臘西去一晝夜程。有龍涎與。每至春間。群龍交戲於上。遺涎則國人駕獨木舟。採之以為香。一觔值其國金錢一百九十二枚。嘉靖年間奉旨採辦。每觔給銀一千二百兩。又云。三佛齊國古干陀利也。居真臘瓜哇之間。其王號詹卑。其人多姓蒲梁。天監元年入貢。後絕。唐延壽天祐初。始通中國。宋建隆初。遣使朝貢。淳化年間為闍婆所侵。役即噶羅巴南渡後。入貢不

絕。正年二十四年遣行人趙述使其國。隨入貢冊封為三佛齊王。後為瓜哇即噶羅巴所廢。以其地為舊港。仍立頭目以司市易。應永十二年永樂三年。遣行人譚勝受千戶楊信等。往舊港招撫廣州逃民。梁道明應永十五年五年九月。太監鄭和使西洋諸國。還至舊港。遇海賊陳祖義等與戰。殺其黨五千餘人。擒祖義械送京師。斬於市。諸番驚服。是年舊港頭目施進卿遣使入貢。詔以進卿為舊港宣慰使。自是朝貢不絕云。又謝清高海錄云。三佛齊及蘇門答臘島在新柔佛島對渡。舊柔佛為西人所據。其土番徙新島。在息力南周圍數百里。西南海中別峙一大洲。九國環之。曰雷里。曰錫里。曰大亞齊。曰小亞齊。曰蘇蘇。曰叭當。即巴曰茫古魯。即萬古履。一作南勃利。曰

舊港曰龍牙大小亞齊及蘇蘇皆蘇門答臘故地。舊港則三佛齊故地也。雷里在柔佛西南。由柔佛渡海而南。約日餘可到。疆域數百里。風俗土產與柔佛同。潮州人多貿易於此。錫里在雷里西北。疆域風俗與雷里同。由雷里買小舟沿海行。約四日可到。海東與麻刺甲相對。土產魚肚水片。椰子。胡椒。大亞齊在錫里西北。疆域稍大。由紅毛淺外海西北行。日餘即到。由國都西北陸行五六日。則至山盡處。俱屬大亞齊地。風俗與巫來由各國同。山盡處與新埠即檳榔嶼斜對。土產金水片。沙藤。椰子。香水。海菜。由大亞齊山盡處北行。少西。順風約十一二日。至尼古把拉海中。小島也。土番皆野人。性情淳良。

日食椰子熟魚。不食五穀。

按此島去蘇門答臘甚遠不在九國之中。

小亞齊一名

孫支在大亞齊西。由大亞齊西北行。經山盡處轉東南行。約日餘可到。疆域亦數百里。風俗與大亞齊同。土產金胡椒椰子水片。沙藤。蘇蘇。在小亞齊南。水路順風約二日可到。疆域風俗土產與小亞齊同。叭噹在蘇蘇東南。水路順風亦二日可到。疆域風土與上略同。叭噹之西有島峙海中。曰呢士。亞即尼又名哇德。民似中國而小。常相擄掠販賣。出入持標鎗。不食五穀。惟以沙穀米合香蕉煎食。其地產鉛錫。按此亦附近答臘一。茫古魯在叭噹東。水路順風約五六日可到。沿海都邑。近為英吉利所奪。國王移居內山。按英人近年以蘇門答臘所得地易麻刺甲於

荷蘭即此錄所云。土產海參、丁香、豆蔻、胡椒、椰子、檳榔、舊港、茫古魯與舊港也。

即三佛齊也。在茫古魯東。疆域稍大。由茫古魯東南行約三

四日。轉北入葛刺巴峽口。即巽他順風行半日。方出峽。峽東

西皆舊港疆土。峽西迤北大山名綱甲。即綱甲又別峙海中。

產鉛錫。山麓有文都。上靈寮。下靈寮。新港等處。文都有英人

鎮守。權錫稅。近年已歸荷蘭國王所都在峽西。由文都對海入小港

西行四五日方至。兩岸居民俱臨水起屋。頗稱富庶。土產金

錫、沙藤、束香、降香、胡椒、檳榔、水鹿、龍牙在舊港北。由峽口水

路到此約三日。由此北行日餘則至柔佛。西北行日餘則至

雷里龍牙。多木大者數十圍。中華洋船至此多換桅柁。凡雷

里錫里皆巫來由種類。惟大小亞齊及蘇蘇民稍淳良。餘俱

兇悍以盜劫為生。云云。余按蘇門答臘一土古名婆利洲。為

西南洋極大之島。明人不知為何地。以隔海萬里之大食。即

波斯一帶當之。誤之甚矣。此島部落之名。尚有層檀黎伐之屬。時

代變更。譯音轉易。莫可得而稽。近時惟謝氏海錄最為詳確。

西界雖分數部。而以大亞齊為綱領。獨擅全島之名。稱蘇門

答臘國。固南洋大部也。東界之三佛齊。為自古朝貢之國。自

瓜哇廢其國為舊港。漸以式微。前明中葉以後。荷蘭人據沿

海要口。營立埔頭。諸番族為所鈐制。不復能自列於王。會亦

可慨夫。

薄海番域錄云。丁機宜地近柔佛。屢為所侵。始通姻好。幅員最狹。酋衆僅千餘。以木為城。王居列鐘鼓樓。與華人舟中互市。歲首十月。蓋奉瓜哇正朔云。按海國聞見錄。謂丁機宜在呂宋群島之南。與萬老高芒佳風同居己方。頃余在廈門。晤老舵師陳姓。往來西南洋最熟。曾屢至丁機宜。詢其方向。則云。過昆侖。用未針。與噶羅巴相近。所言與海國聞見錄異。甚以為疑。近閱薄海番域錄云。丁機宜地近柔佛。乃知即蘇門答臘東境之崗甲嶼。老舵師之言。信不誣矣。其地產錫。故廈門販洋之船。時往貿易。

泰西人萬國地理書云。南洋諸島。沿海土人。皆巫來由番族。黑面長髮。頭纏布。赤足。腰圍花紋布。穿裋。挿短刀。多駕船捕魚。或為海盜。皆奉回教。內地有黑面土番。居山穴樹林。如中國苗獮之類。中國流寓其衆。廣州嘉應州之人。為工潮州之人。為農。泉州漳州之人。為商。獲利多者。為泉漳人。閩粵游手。謀生無策。往往自投絕域。不復首邱。或娶番婦。生子女。遂化為異族。

按南洋一水。萬島環生。補巽維之空缺。其種人名為巫來由。黑醜無慧。蠢蠢如豕鹿。漢平南越後。諸番稍通貢獻。唐宋兩朝。番舶乃聚於粵東。明成祖好勤遠略。特遣詔使。遍歷各番島。開讀。於是諸番島。喁喁內嚮。效共球者數十族。如呂宋瓜

哇婆羅洲蘇門答臘之類幅員差廣可稱為國亦有葭爾州
島戶不盈千仰慕威靈擣弩求覲遂至漁獠蠻戶概錫王封
雖云盛事抑未免夸而濫矣中葉以後歐羅巴諸國航海東
來蓄謀龍奪番族愚懦不能與校於是呂宋群島遂為西班
牙所據而蘇門答臘以東大小數十島處處有荷蘭埔頭萬
歷後諸番國朝貢之舟無復抵香山舉者以為遠人之日夕
寢踈而不知其流離瑣尾地已為他族有也自泰西據南洋
諸島城池堅壯樓閣華好市廛繁富舟楫精良與前此番族
之荒陋氣象固殊而中土之多事亦遂萌芽於此英吉利諸
埔頭在息力以西南洋諸島非其有也然國勢既強西班牙

荷蘭非其匹敵莫敢迂視其視南洋諸島若已有之修船炮
備糗糧諸島皆奉承唯謹不必涉息力以西而後能辨應也
昔之南洋為侏儻之窟宅今之南洋乃歐羅巴之逆族履霜冰
至豈伊朝夕事勢之積漸蓋三百餘年於此矣

天下郡國利病書云漢時朱厓之南有都元謚離夫甘都靈
黃支等國近者十餘日遠至四五月程前後遣使入貢多異
物武帝時遣應募人與其使俱入海市明珠壁琉璃奇石異
物賚黃金雜繒而往所至國皆廩食為耦蠻夷賈船轉送致
之夷珍貨流入中國始此桓帝時扶南之西天竺即五大秦
馬即羅等國皆由南海重譯貢獻而賈胡自此充斥於揚粵矣

其貢玳瑁象齒吉貝樹名可沈水香琥珀獸則馴象元犀猩

狸之屬多不可殫紀三國時吳孫權遣宣化從事朱應中郎

康泰使諸番國其所經及傳聞有數百國康立傳記謂之扶

南土國曰蒲盧中曰優夕曰橫跌曰諸簿曰北撈曰檳那專

曰烏義曰斯調曰林陽曰馬五洲曰薄歎洲曰耽蘭洲曰巨

延洲晉武帝平吳後入貢者林邑扶南之外曰牟羅曰橫蓋

曰未利曰卑離曰滿都曰纏余曰沙樓曰蒲林皆昔所未聞

者也劉宋蕭齊時入貢者有師子毗加梨即孟加拉于陀利即三

閩蒲羅巴婆黃阿羅陀即麻刺甲阿羅單婆使狼牙修即錫蘭盤盤

頓遜等十餘國梁武帝時通貢者有婆利即蘇門答臘丹丹即萬

毗騫即噶羅巴等國隋時入貢者益多有投和邊斗之屬其貢大

抵金寶香藥等物亦有獻佛牙舍利者皆奉婆羅門教故也

余按以上諸番國歷代異名重譯之餘展轉淆訛莫可究詰

其為今何國何島有可考有不可考大約近者為南洋諸番

遠者至五印度而止海外諸番之通貢實萌芽於兩漢歐羅

巴諸國市舶之來粵則始於前明今南洋印度諸島國皆變

為歐羅巴諸國埔頭地則猶是也而主者非其舊矣○又天

下郡國利病書云置嶺南市舶使始於唐以嶺南帥臣監領

之設市區令蠻夷來貢者為市稍收利入官貞觀十七年詔

三路舶司番商販到龍腦沈香丁香白豆蔻四色並抽解一

言九 卷二 三十一

分。武后時。都統路元叡冒取番酋貨物。酋不勝忿殺之。後於廣州設結好使。每番舶至。則審事宜以聞。貞元間。嶺南奏請移番市於安南。陸贄在中書。奏議駁之。宋開寶四年。置市舶司於廣州。以知州兼使。通判兼判官。淳化二年。始互抽解二分。凡諸番之在南海者。並通貨以金錫緡錢。易其犀象珊瑚琥珀珠鑽鐵罽皮玳瑁瑪瑙水晶番布烏檣蘇木香藥等物。太宗立權務於京師。詔諸番貨至廣州。非出官庫。不得私相貿易。其後又詔非珍奇物。皆聽市。後又詔他物之良者。亦聽市其半。大抵海舶至。徵其什一。而給其餘價值。歲入以數十巨萬計。縣官經費有助焉。熙寧中。廣州市舶歲課虧折。或

以為市易司擾之。故令提舉究詰。以聞。於是務官呂選以聞取番物効免。後以言者罷杭州市舶諸司。皆隸廣州。元豐三年。中書言廣舶已修定條約。宜選官推行。詔廣東以轉運使孫廸。羅師臣兼領。大觀元年。復置廣浙福建三路市舶提舉司。天禧三年。詔番商欲往他郡者。從舶司給券。毋雜禁物。其防船兵仗給之。建炎二年。詔市舶司以無用之物。枉費國用。取稅權自今以後。篤耨香指環瑪瑙貓兒眼睛之類。博買前來。及有虧番商者。重治其罪。惟賜臣寮象笏犀帶可者。量令輸送。紹興二十七年。詔廣南經略市舶司。察番商假託入貢。隆興中。臣寮以象齒珠犀。比他貨最重。請十分抽一。罷博買。乾道

言凡 卷二 三十一 廣州府

初臣僚又言福建廣南貨有市舶宜置官提舉淳熙二年詔
廣州市舶除權貨物他物之良者止市其半宋自南渡後經
費困乏一切倚辦海舶歲入固不少然金銀銅錫錢幣亦用
是漏泄外境而錢之泄尤甚法禁雖嚴奸巧愈密其弊卒不
可言元世祖嘗立提舉司尋罷至英宗治平六年遣使權廣
東番貨乃復立之聽海商貿易歸征其稅順帝元統六年罷
廣東提舉二司興國三年復立廣東提舉司申嚴市舶之禁三
年總海商貿易歸征其稅明制諸番例三年一貢世見來王
准互市立市舶提舉司以主諸番入貢應入貢番先給以符
簿及至三司與合符視其表文方物無偽乃送入京若國王

王妃及陪臣等附至貨物抽其十分之五其餘官給之直暹
羅瓜哇二國免抽其番商私賫貨物入為市易者悉封籍之
抽其十二乃聽貿易然閩廣奸民往往有椎髻耳環效番衣
服聲音入其舶中導之為奸因緣鈔掠傍海甚苦之初洪武
三年頒科舉詔於安南占城以其通中國文字也海外諸番
自是朝貢不絕應永樂改元遣行人聞良輔內臣侯顯鄭和等
招諭西南諸番暹羅瓜哇以至西洋古里諸國諸番貢獻畢
至奇貨重寶前所未有乃命內臣監鎮市而設公館於城南
水濱後改建於郡西仙湖應永樂四年置懷遠驛於廣州城蜺
子步初房百二十間以居番人隸舶市所提舉司然內官總

貨提舉官吏惟領簿而已應仁延德成化宏治之世貢獻至者日盛有司惟容其番使入見餘皆停雷於驛往來設宴管待方許入城衣服詭異亦有帽金珠衣朝霞者老稚咸競觀之椒木銅鼓戒指寶石溢於庫市番貨甚賤貧民承令博買多致富正德十二年西海夷人佛郎機亦稱朝貢突入東莞縣大銃迅烈震駭遠近殘掠甚至炙食小兒詳佛郎西圖說海道奉命誅逐乃出境自是海舶悉行禁止例應入貢諸番亦鮮有至者貢舶乃往漳泉廣城市貿蕭然非舊制矣於是兩廣巡撫都御史林富稽祖訓會典奏上得允於是番舶乃通焉嘉靖中諸夷市舶抵粵內臣乘船至澳遣知縣有廉幹者往船盤抽提舉

司官吏亦無與焉余按南海諸番之通中國自漢始而嶺南之權番稅自唐始唐以前之通番不過求珍異之貨誇王享之儀其重在貢而唐以後則權其貨稅以益國用其重在市由唐至明中葉閩廣之所謂番舶者不過南洋小西洋諸島國非今日歐羅巴之番舶亦無所謂鴉片毒物也然南宋時已有錢幣漏泄之憂前明時已有奸民假冒之弊殆所謂勢有必至理有固然者歟古聖人不貴異物不寶遠物豈惟謹節制度杜侈汰之萌而防患未然之意亦可謂深切著明矣顧亭林海外諸番貢市一篇頗為詳核故採錄之以資考鏡焉

海國聞見錄云。南洋為閩粵商船數至之地。海道有數險。舟師皆謹識之。最險者為南澳氣。古稱落濠。在南澳之東南。隔水程七更。嶼小而平。四面柱脚皆亂石。生水草長丈余。氣吸四面之流。船不可到。到則隨溜吸閣。不能返。氣之北浮沈。皆沙垠。約長二百里。盡北處有兩山。名曰東獅象。與臺灣沙馬嶼對峙。隔洋面水程四更。名沙馬嶼頭門。氣之南。續沙垠至粵海。為長沙頭。南隔斷一洋。名曰長沙門。又從南首復生沙垠。至瓊海萬州。曰萬里長沙。沙之南。又生亂石。至七洲洋。曰千里石塘。皆南洋極險之地。海舶遭風。或舟師迷誤。犯此數險。鮮不敗者。長沙一門。西北與南澳。西南與平海。之大星。適

成鼎足之勢。門南北約闊五更。粵之番舶商艘。往東南洋。呂宋。文萊。蘇祿。數國貿易者。皆從長沙門出。北風以南澳為準。南風以大星為準。惟江浙閩三省。往東南洋者。從臺灣沙馬嶼頭門過。而至呂宋諸國。西洋夾板。從昆侖七洲洋之東。萬里長沙外。過沙馬嶼頭門。而至閩浙日本。以取弓絃直洋。中國往南洋者。以萬里長沙之外。渺茫無所。取準皆從沙內。粵洋。而至七洲洋。汪洋一水之中。生此界限。亦溟渤之戶闕也。

○七洲洋之南。有大小二山。屹立澎湃。稱為昆侖。或作崑崙。南洋必由之路。山產佳果。幽寂無人蹟。神龍所宅。昔荷蘭失臺灣。歸途過昆侖。欲建立為埔頭。龍與為患。荷蘭以大礮與龍鬪。

久之多發狂病斃。乃揚帆去。至噶羅巴而舟覆。康熙四十五年。荷蘭又圖昆侖。就海濱營埔頭。夜輒為鱷魚所吞。又為廣南海盜所劫殺。乃仍虛其地。凡中國洋艘過昆侖。天時極晴霽。瞥見黑雲一點。蜿蜒搖曳。狂風立至。頃刻而止。俗呼鼠尾龍雲。雲白者風尤烈。日兩三作。或四五作。舟人焚雞毛蠟壳。使龍觸穢氣而遠避。過昆侖即無此事。○由昆侖而西南。有小島曰茶盤。為西南洋分路之地。往息力者西行。往噶羅巴者南行。

天下郡國利病書謂。真臘民色甚黑。號為昆侖。唐時所謂昆侖奴也。今考南洋諸島。番面色大半皆黑。不獨真臘為然。且黑有甚於真臘者。至昆侖二山。乃南洋小島。蛟龍之宅。寂閒無人地。雖近真臘。而非其所屬。何以黑民獨稱真臘。而又以昆侖為名耶。蓋昆侖為南洋往來必由之路。海舶皆耳熟其名。遂相沿為諸番之通稱。而因為黑民之別號。唐代正當真臘強盛之時。嘗役屬南洋諸番部。故又以昆侖專屬之。真臘也。宋史稱波斯入貢。其從者目深體黑。謂之崑崙奴。波斯黑奴當是印度人。似又指西域之崑崙矣。

Blank spac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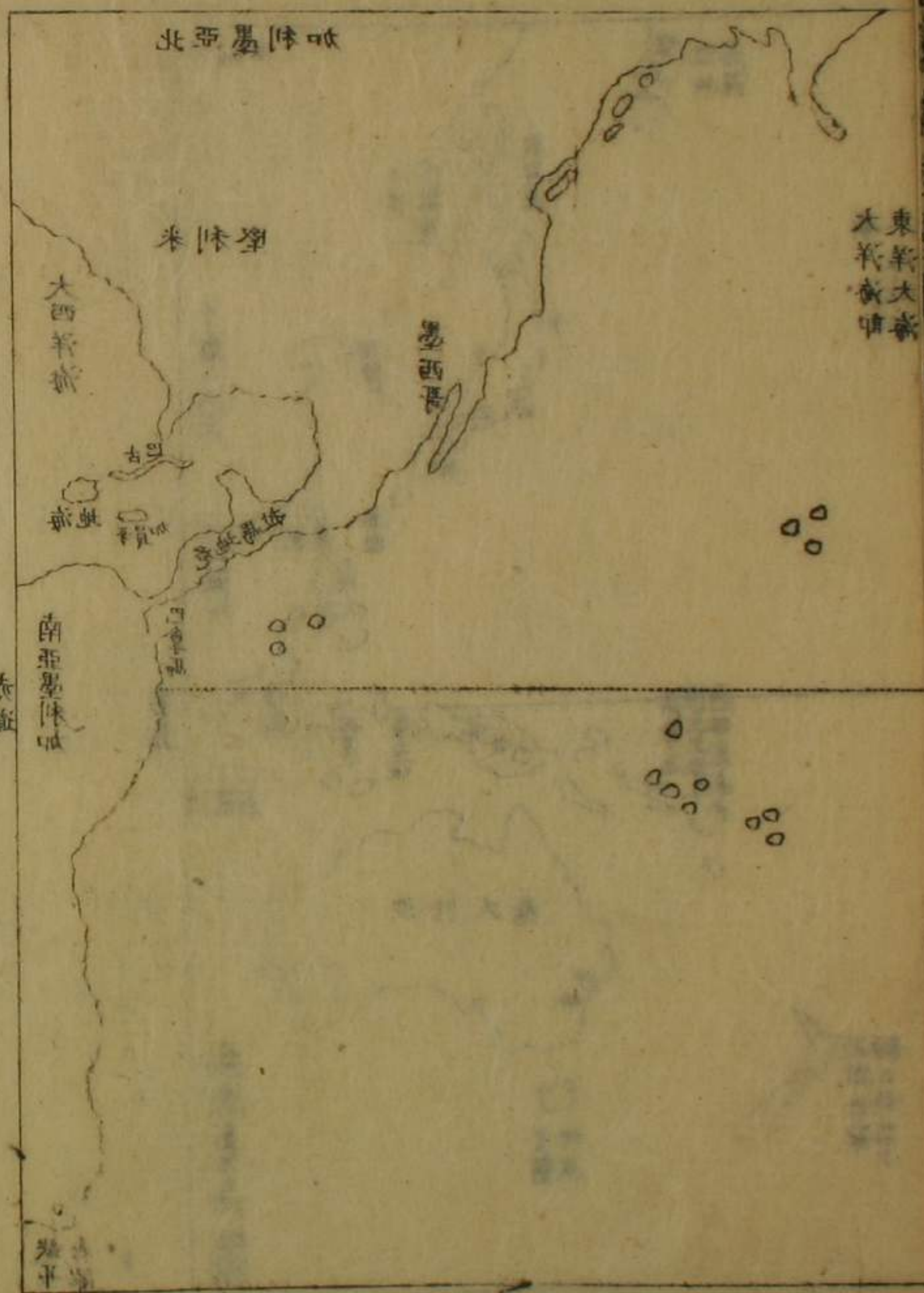
東南洋大洋

海峽島圖



東南洋各島

澳大利亞一名新荷蘭在亞細亞東南洋巴布亞島之南週廻約萬餘里。由此島泛大洋海東行即抵南北亞墨利加之西界其地亘古窮荒未通別土前明時西班牙王遣使臣墨瓦蘭由亞墨利加之南西駛再尋新地舟行數月忽見大地以為別一乾坤地荒穢無人迹入夜燐火亂飛命名曰火地又以使臣之名名之曰墨瓦蠟尼加西班牙人以此侈航海之能亦未嘗經營其地也後荷蘭人東來建置南洋諸島展轉略地遂抵此土于海濱建設埔頭名之曰澳大利亞又稱新荷蘭旋為佛郎西所奪佛人尋棄去最後英吉利得之因其土地之廣堅意懇關



先流徙罪人於此為屯田計。本國無業貧民願往謀食者亦載以交他國之民願受一廬者聽之。地在赤道之南。天氣炎燥。海濱多平土。山嶺高者不過三十大。江河絕少。雜樹荒草。灌莽無垠。鳥獸形狀詭譎。與別土異。土番黑面披髮裸體。食草根山果。結巢於樹。予之酒一飲即醉。卧泥中如豕。負金男役女若畜。怒輒殺之。英人流寓者墾海濱濕土。種麥與粟。草肥茂。牧羊。孳乳甚速。毛毳細軟。可織呢絨。現居民不足十萬。每年運出之羊毛值銀二百余萬兩。百物未備。日用之需皆從別土運往。英人於東境海口建會城曰悉尼。居民二萬。捕鯨之船。時時收泊。貿易頗盛。而流徙之戶本莠民。飲博蕩侈。相習成風。流寓良民亦頗

染其俗。而境濱大南海。英人新徙人戶已成聚落。西境亦創置一廬。在江河之濱。北境近赤道。天氣酷熱。產海參。海藻。燕窩。英人派陸兵駐守。以防侵奪。計澳大利亞一土。英人四境所耕收。僅海濱片土。不過百之一二。其腹地則與草叢林深。昧不測。土番如獸。老死無往來。不特風土無從探訪。即山川形勢亦無由乘輅歷覽。英人謂此土雖荒曠。而百餘年後當成大國。南海諸番島當聽役屬。如附庸也。近命名曰南亞細亞。

按澳大利亞。即泰西人職方外紀所云。天下第五大州。陳寶齊海國聞見錄。繪四海總圖。東南隅有片土。署曰人迹不到處。即此土也。地之廣莫。為東南洋諸島之冠。野番獸處。亘古

昏蒙西班牙既探得亞墨利加而土侈心不已展轉西尋忽見此土以為搜奇天外而不知地球圓轉已至亞細亞之東南洋也荷佛為鷓蚌之爭旋以窮荒棄之英吉利惜其廣土極意經營欲收效於數十年之後亦可謂好勤遠略哉

班地曼蘭島一作地在澳大利亞之東南隅相隔一港地週廻

約七八百里土脈膏腴五穀薯芋蔬菜皆可種植英人開墾已及大半居民務農之外無捕鯨魚沿海港口甚多貿易頗盛

棚日倫敦兩島一名新西蘭在班地曼蘭之東幅員倍之有高

山插霄漢頂上終年積雪燦白如銀雪水消融由澗壑分流而下可以灌溉土番黑醜略知人事有酋長凶頑好殺獲仇則鬻

食其肉藏其頭以示武其土極腴宜麻穀蔬菜英人買其土徒戶口墾種之漸以西教化其土人捕鯨之船時至以鳥鎗弒獲易食物土番健有力鯨船間僱為水手然不過數人多則恐其生變嘗有鯨船僱土番數十駛海中土番忽羣起盡殺船戶炙其肉而啖之○兩島別有佛郎西割據之土

東南洋番島甚多泰西人就其形似隨意命名有新危尼新耳蘭新撒羅門希伯等名或有酋長成部落或野番散處野番皆黑面魁身與獸無別或有別土人登岸則磨牙吮血攫而食之

大洋海群島

自澳大利亞迤東迤北抵南北亞墨利加之西界謂之大洋海

水程數萬里島嶼甚稀間數千里乃一遇其島四圍多盤石亦生珊瑚海船近輒擱淺故不能遍及大洋海風浪最恬泰西人稱為大平海各島天氣晴和水土平淑產椰子芋薯果實足供採食土人織草為衣以蔽形性馴而慧異於迤西島番之悍獷近年西教之徒遊其地而誘進之多有信從易俗者島名不能盡悉英人因教事而命以名○一曰會群島言其入西教之會也島之大者曰阿他害地附近群島甚多以此島為綱領其地山水秀淑風景宜人土人篤信西教廣設學館又阿歪希者亦大島屬島甚多有國王宣政文化年間嘉慶年間舉國奉西教學館尤繁其王頗諳武備常有師船巡海○一曰友群島言與西教為友也土

人形貌端正有心計西教之徒時遊其地誘化之有加羅林者屬島最多內有一族頗通藝術商船偶過其地亦停泊貿易○一曰賊群島言其非善類也各島多西班牙所據西人以洋教誘勸之土人不肯從遂至互相攻擊交關不已○此外小島尚多名不盡著土產惟椰子人戶甚少未與他國往來○道光二十二年佛郎西新開馬耳其殺群島風土未詳

按四海之中惟大洋海最大即中國之東海直抵亞墨利加之西境四萬里茫茫巨浸別無廣土即島嶼亦晨星落落據泰西人所傳述各島風土人類遠勝於亞細亞南洋諸島然帆檣偶涉率略未詳蓋由東道往水程當十余萬里由西道

往須歷南亞墨利加之鉄耳聶離途既險遠又無利可牟故
 商船罕有至者惟捕鯨之船專驚大洋無所不到於諸島嶼
 數遇之乃得稍通聲聞耳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往須歷南亞墨利加之, 途既險遠, 無利可牟, 故商船罕有至者, 惟捕鯨之船, 專驚大洋, 無所不到, 於諸島嶼, 數遇之, 乃得稍通聲聞耳.]

